

金理评论集《风中结缘：论小说六家》

做与生命相融的文学批评

霍艳

《风中结缘：论小说六家》的副题袭自赵园代表作《论小说十家》，既表达了晚辈对于前辈的敬意，也代表了金理想要努力的方向。

赵园这一代学者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学人”，他们有着深切的“代”的意识和鲜明的特点，不再“集体作战”，而是借助研究彰显自己的个性。程凯对赵园研究进行回顾时谈道：“这种‘代’非指更新换代，而是作为‘历史中人’，作为个人与历史、时代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一种命运和境遇意义上的‘代’。因此，一方面是同代人的普遍遭遇、共感，被时代风浪带动、裹挟的‘共通性’，情感体验、精神模式的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又存在代际内部复杂、微妙的区别，个人遭际、选择的千差万别。”赵园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后转向明清士大夫研究，她在20世纪80年代还写了一系列同时代作家的评论，如张承志、新京味作家、青年作家、先锋寻根作家等，也参与了当时电影界的诸多讨论，这些批评实践并没得到充分的重视。程凯认为她选择这些同时代人作为研究对象，是将作家的生命体验、主体养成和作为研究者的自己相互重合，形成同构和联动关系，批评也是源于研究者的自省和期待。

金理也相类似，他本业为现代文学研究，却是“同代人批评”较早的倡导者，有着鲜明的“代”的意识。他明确自己“历史中人”的位置，努力找寻个体与时代间的关系，不光是为寻求文学可能出现的“新变”因素，也是为更好地理解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在历史与当下的勾连过程中，金理选择以“青年”为中介，研究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青年形象的流变，把“青年”进一步分解为融入了作者观念的青年和作为历史主体、行动者的青年。

在其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家论中，金理特意选择了叶弥、鲁敏、田耳、葛亮、张忌、郑小驴六位青年作家单独成书。这里面唯一的“80后”是郑小驴，金理对他很偏爱，曾写过多篇关于郑小驴的评论。郑小驴的作品让他有所触动，通过与之相遇，他看到了一种生命被激发和调动的可能性。金理认为当下的青年写作中存在一种普遍的“现代自传”式的写作，作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设计人物的生存，导致人物的行动力减弱、观念性增强，把“过去”仅局限于自己在世上生存的时间。郑小驴想要创作的则是一个有历史的主体，借此勾连当个人与历史剪不断的关系。他深知“我自己的历史总是被纳入我从中获得自我认同的那个集体的历史之中的，我是带着过去出生的”，即便并非事件亲历者，身上也布满了历史的“伤痕”，从而自觉成为历史遗产的继承者，追溯造就自我的多种根源，人物由此变得立体。在书写创伤记忆时，郑小驴也能摆脱惯用模式和刻板印象，从人的角度出发，避免对历史的简化，比如他通过写日本士兵看故乡亲人照片落泪的情节，来反思一个与“我”年龄相仿、有着七情六欲的年轻人，为何会在战争里变成魔鬼，进而追究暴力背后的根源。在历史感的影响下，郑小驴始终聚焦与时代发展相疏离的青年群体，这也是其创作的一大特点，即“鬼魅叙事”。金理认为这种叙事模式有三重功效：第一重是化作鬼魂，与坚固的社会结构发生碰撞；第二重是借着鬼魅触碰被历史禁忌的话题，直视历史暗角，敢于发出声音；第三重是在板块压迫、市场资本、意识形态制约中孤独游荡，保持一种不被驯服的姿态。

金理关注郑小驴的创作，还因为他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无时或已、万难将息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激活了金理的知觉体验与情感记忆。在他看来，焦虑感是“通过与现实处境持续的紧张对峙来艰难摸索一种自我确立的主体力量”。这种焦虑感自20世纪90年代



“无名”取代“共名”始，青年从救世主的幻想中挣脱，青年文学告别宏大叙事，开始弥散。到了新世纪，青年不再与现实紧张对峙、不再发生摩擦，逐渐被主流价值观所整合，这种焦虑感也随之消失，相应诞生了一种自我封闭、拒绝成长的青年形象，姿态看似中性化，实际受制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还有一种青年形象则丧失了欲望，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取消了任何对抗的可能性。焦虑感的丧失带来精神上的倦怠，一大批“躺平”青年、失败者的形象充斥在文学作品里，缺乏主体力量。在这样的局面下，郑小驴笔下那些不断回望历史、充满焦虑、敢于试错的年轻人形象，就显得难能可贵。金理在文学史的脉络中为他寻找到了谱系，如路翎笔下的蒋纯祖，燃烧着熊熊火焰般的热情，与周围环境构成紧张的对峙，与客观世界中既成、稳固的绝对原则相抗辩，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寻求超越的可能。

在同代批评家中间，金理有着鲜明的个性和治学路径。他能穿梭于诸多场景，从鲁迅笔下的阴森世界到当下年轻人的娱乐生活，在历史的长河里打捞、辨析文本，在文学感受力和问题意识间寻求平衡，使得研究充满厚度。他与作家保持一种积极互动的关系，平等对话、相互激发，长期的追踪研究使他能注意到作家的变化，在文学道路上相互提醒、陪伴。他将学术与生活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像赵园说的：“我和我的同学还发现，正是这专业，满足了自我表达乃至宣泄的愿望。或许只有在这种研究中，你才能体验‘学术’之为个人境界。你像是‘生活在’专业中。”所以在金理的文学批评里看不到对西方理论的炫技使用，更多地是看到他本人的存在，他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困惑都真诚地融入其中，与作品相互对照，直言不讳自己的感觉。从这些批评文字里可以感受到金理对当下的极大热忱，不轻易放过这个时代的“真问题”，在对于答案的追寻中，一向温文尔雅的金理也会显示出一股执拗，反而使得他的性格更加饱满。在阐释作品、与作家共鸣共振之外，更难能可贵的是，金理坚守自己“历史中人”的位置，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发生反思，如“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自我主体的想象，甚或今天依然身陷其中的价值困境，未必不和当初相关”。他对同代人及其创作的审视，也是对自我境界的不断深化和对生命体验的不停回溯，从而“通过阅读让自己更新思维，打开新世界”。

金理这一代“80后”学人，还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金理将其视为一种使命感，继承前辈学人的优秀传统，再传递给年轻一代学子。他带领复旦大学当代专业的研究生们讨论新人新作，来感受他们这代人的焦虑，也在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不同于“80后”一代的活力，“在那一刻，我觉得其实是学生在提升我，虽然我也在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和青年作家，但是我面对的那张地图其实非常陈旧，我的眼光太狭窄了，而更活跃、更有创造力、更有原创性的青年作家并不在我的视野中”。他不间断阅读新的文本，提出新的问题，又谨慎地与喧嚣的时代保持必要的距离。

这本小册子以《风中结缘》为题，风是时代之风、地域之风、精神之风，好的研究者就是一位捕风者。风也是一种不期而至的缘分，通过与作家作品的相遇，把对作家的期许转化为对自我的期许。在当下批评越来越成为文学圈的“内部游戏”时，赵园老师提示了我们，如何更好地将文学批评与生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批评作为一种生命活动，是批评者整个精神的投入，综合了直观、思辨以及其他情感、心智活动。好的批评文字，应当体现出这种精神活动的‘有机性’。这种批评也势必是批评者个性、人格的呈现。”这定会成为金理和同时代批评家努力的方向。

梦幻与诗意相融的先锋写作

——评李世成小说集《月亮今天亮了吗》 章雨恬

《月亮今天亮了吗》是青年作家李世成的首部小说集，一共收录了《屋》《碧痕》《庇隆湾》《红拂》等11篇小说。李世成运用先锋写作的方式，语言冷峻简洁又不失旖旎的梦幻色彩，刻画了众多隐藏在城市或乡村一隅的孤独的小人物，将当代青年男女所遭遇的精神困境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先锋写作”是李世成身上的一个标签。韩东曾评价李世成的小说写作“继承了先锋写作的精英传统，取材或许日常，写法绝不平庸”。开篇小说《屋》所讲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男主角遇到了同样喜欢在公园池塘里钓鱼的女青年屋，从此二人成为了好友。交往期间，他们约定将各种各样的鱼插在胸前口袋里，总是穿梭于代号为ABC的会相互串门的公园，共同抚养了一只名为“柯基”的柯基犬。小说结局，屋突然消失，男主角也幡然醒悟。奇特的故事情节和物象设置、代写式的起名方式、转化不定的视角和时空再配合上独特的“元”叙述风格，使得整篇小说读起来颇有卡夫卡的奇幻感。读者没必要在纷繁的情节中去硬捱出一条清晰的故事线，只需要跟随李世成的叙述，去体会他笔下每一件可爱而有趣的事情，去把握“不可靠叙述”中的可靠，去感受白日梦背后的清醒，去体悟主人公内心的孤独和彷徨即可，否则就很有可能落入他的叙述“陷阱”。比如男主角和屋苦心寻找的“鱼”并不是真实的“鱼”，而是“许多副干枯的鱼骨架汇集而成的鱼形树脂，或者是玛瑙”。

再看另一篇小说《怀抱斑马的男人》，这篇小说从形式上就展现出了作者想要在写作手法上进行探索的决心。小说一共包含了十个片段，彼此之间看似没有紧密的联系，但内部又潜藏着某

种关联。比如题目中提到的“斑马”，似乎就被分解成了“马”“条纹”“衣服”等各种物象，进入了各个片段。作者没有明确交代小说主角的身份，但通过他对所见世界的描述：“我的媳妇没挂在外面的该死的输入法”“我用水泥把她的嘴堵挂，我在她的嘴里建造奇异的迷宫”，我们不难推断出他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十个片段所描述的内容应该就是主角眼中失常的世界和异化的人际关系。就像电影《穆赫兰道》那样，主角在做一个冗长的梦，梦境中的一切无一不是真实世界的变体，精神病人看到了代表臆想的鲜血和水泥，但同时也看到了象征秩序的黑衣人和白大褂，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同样是有意义的，他的彷徨、紧张、不安也同样具有价值。

莫迪亚诺在《暗店街》中创造出了“海滩人”的概念：一生中有40年在海滩或泳池边度过，总是混迹在快活的人群中，或在度假照片中充当背景，但没有人记得他们，也没有人关注到他们什么时候从照片中消失。李世成关注的正是这些混迹在城市边缘的“海滩人”，通过对他们命运探索，挖掘他们内心的孤独感、焦虑感和失重感。在李世成笔下，我们几乎看不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我们看到的是满口胡言的精神病人、出现幻觉而不自知的年轻人、酒吧清洁员以及终日无所事事沉湎于梦境的房东。这样的一批人，开口就是胡言或是梦呓，他们自己分不清所面临的世界是真实还是虚幻的，别人也并不会去关心他们的精神状况，在乎他们的生死存亡。

《碧痕》中的男主角以老同学的姿态，以新娘“最熟悉的老朋友”的姿态参与了一场婚礼。在婚礼过程中，男主角和新娘的弟弟面对面用餐，但对彼此而言都是一场煎熬。之后男主角在外

出途中不慎迷路，困在一所幼儿园旁边，他希望能有孩子能指引他去往摆酒席的那户人家，幼儿园老师和其他孩子则认为他是孩子的亲戚，始终没人注意到他。一个转折，男主角来到错误的婚礼现场，但也没人注意到他不属于那场婚礼。最后男主角终于回到正确的婚礼现场，遇见曾经心仪的“她”，但等待他们的是平静的离别，是“没有相互挥手，没有其他致意”。《碧痕》明明是一个关于婚礼的热闹故事，但我读后所感受到的却是无尽的凄清和萧索。男主角是一个标准的“海滩人”，看似紧密地参与了老同学的婚礼，在婚礼各个场合都留下了身影，但他的存在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关注，他心底那些对于美好的呼唤——对心仪的“她”的渴求，迷路时幻想得到孩子的帮助，希望幼儿园老师能将他友好地看待，都在冰冷的现实面前一一破碎。诚如李世成在另一篇小说中对于“碧痕”二字的解释：“我理想化地认为，它（碧痕）应该是一把剑的名字，也是剑的主人——永不降世的姑娘的名字。”碧痕，碧绿的一道痕迹，常青的一道伤口，永远不可能得到的一个人，无尽的悲凉与孤独，可见一斑。李世成不需要用煽情的语言渲染，只需要一五一十地将主人公的遭遇讲述清楚，读者就能够调动自己的生命经验，体会主人公内心的失落与彷徨。

类似的故事在小说集中还有很多。《屋》中的“你”在深夜时拥抱着醉酒的保安，只因为保安的一番醉话戳中了“你”内心深处的柔软；《红拂》中的“她”和“我”看似亲密无间，常常聚在一起喝酒，但是面对“我”的再三质询，她始终不愿意在“我”面前透露自己的真实职业；《月亮今天亮了吗》中的“我”在女友说出那番“没有爱，只有欲”的宣言后出现心绞痛，之后与久别重逢的女友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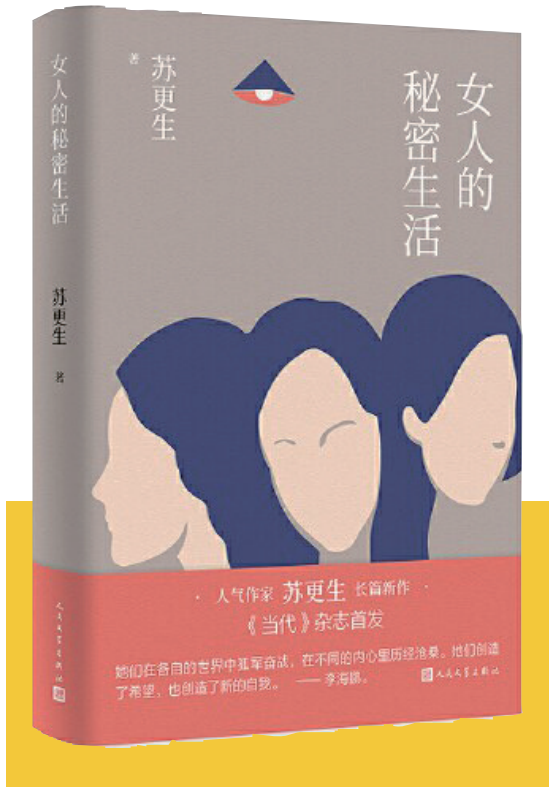
热时也出现了心绞痛；《智齿》中的“我”总是感觉到心情低落，以至于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看似无所关联的你我他，其实都是共同的孤独者。作者以文字为羽箭，将“他”的焦虑、“她”的无奈、“你”的彷徨、“我”的痛苦朝读者一一射去，被射中心脏的“我们”方知晓，原来“我们”皆是海滩人，皆在梦境和现实中徘徊，皆被孤独的浪潮所包围。

作为一名布依族作家，李世成非常关注民族性记忆。他的文字中沾染着西南黔贵地带的潮意，读来不乏诗意，虽然叙事是冷峻的，但又具有旖旎瑰丽的梦幻质感。和阅读马华作家黎紫书时的感觉有点相似，李世成的写作向民族记忆长河寻找养分，每一个文字都好似一颗来自久远年代的种子，经过特殊的语言加工，在读者脑海中生根发芽。“羊皮吃掉小筏艇，江河吃掉水流。”这句看起来既像诗歌、又有一点寓言意味的话语，正是小说《庇隆湾》的开头。通过主角朝阳、芦笙等人的回忆和叙述，一组极具民族色彩、带有特殊风味的物象群屹立于读者眼前。帕墙大福家的葬礼和白衣、流水寨中魔腿糯米祭拜神鹰的习俗、在庇隆湾捕捉加娃鱼的记忆、“吃奶奶”的童年趣事、河岸正在受刑女子的母亲的坟……故事环绕着故事，故事包裹着故事。“你确定不是在说梦话？”故事中的人物开口了。一句随口的质疑，却引得读者向更深处漫溯。梦境和现实的分野究竟在哪里？究竟什么是虚幻，什么是真实？类似的故事在《白天不熬夜》中获得了延续，“滇哪牢”、黔灵山、梦中的彝族老人、有妖气的和尚、过年时出行祭神的习俗，一些和现代生活相去甚远的记忆在作者笔下重获新生。这样执着于追溯的写作方式，不禁让我联想到李世

情感「羁绊」，或治愈的时刻

——读苏更生长篇小说《女人的秘密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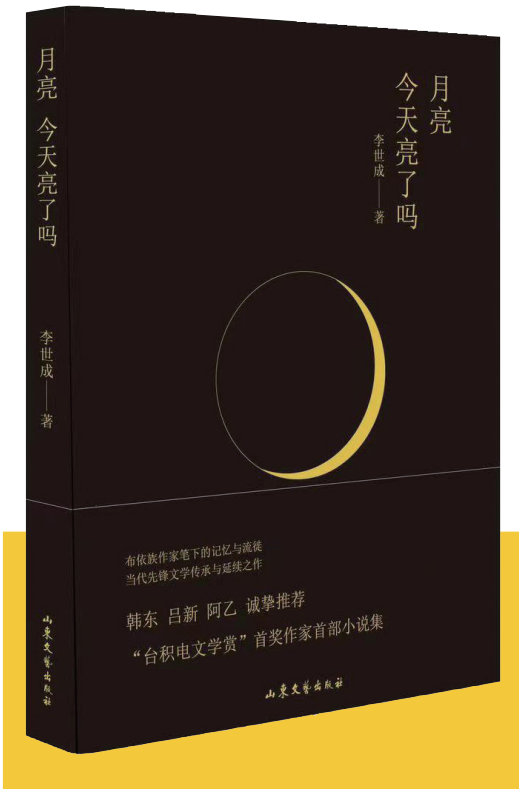
徐刚



瘦弱的女孩给她的震撼在于，女人不需要装模作样的丈夫和婚姻，不用结婚也可以过得理直气壮。与此同时，金子珍也让周子密明白，这城市里没有人能独立活下去，人都要靠别人才能活下去的。生活的经历也让后者深深感慨自己“错得那么离谱，又跑得那么奋斗，以至于太过孤独”。其实不仅仅是姐姐金子珍，妹妹子照也构成了子密生活中不可或缺治愈元素。长久以来，子密的生活似乎只有工作，但家人的重新出现有效地改变了这一切。对她来说，只有想到子照时，大脑才能停顿片刻；只有陪子照的时候，她似乎才会放松。进入办公室，她是战无不胜的周子密；陪子照的时候，她才觉得自己是个正常人。正是这种“停顿”和“正常”所带来的治愈，使得那座被寄予亲情温暖的旧房子，“似乎有让人发困的魔力”，它甚至奇迹般地治好了子密的失眠症。

如果说长久的相处和陪伴，让周子密由衷感叹有家人真是太好了，那么此后发生在地身上的职场背叛与挫折，则有力打破了她一贯秉持的精英主义的自我幻想，甚至深刻动摇了她原本坚持的一切。小说最后她幡然悔悟，所谓“职场精英”，说得难听点，“是个高级点的社畜”。她开始深切地感觉到，“城市像是漂浮在海上，她也漂在海上，第一次失去了方向”。她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人生难道一定要进步吗？她也可以做个普通的人。此前一直认为柔情与同情心是一种负担的周子密，这个时候也开始相信林医生所认同的，爱情是生活的成就而不是前提。于是，回归生活、回归家庭，重享自然的气息，成为小说的当然之选。在此情形下，所有人也顺理成章认识到了回到家人身边、爱人身边的可贵。

是的，在女性“自立自强”的幻象被无情的现实戳破之后，面对美丽却无比残酷的城市，重做一个普通人，重寻家庭的温暖、亲情和爱，终究被认为是我们每个人长久生活的理想原则，抑或是对这无尽算计的城市的有力反叛。小说最后，亲情的诱惑顺理成章地俘获了所有人，而亲情的“捆绑”也似乎在不断暗示伦理秩序的卷土重来。于是，我们百年来不断反抗的旧秩序，终于一点点展现出它“日渐美好”的新模样，让我们去理解、臣服乃至积极认同。因此这里所呈现的，似乎是一个愈加保守的新城市，其吊诡之处在于，它拒绝了一切“无谓的”抗争，却能够长久地提供我们所需的温馨和治愈。



成在现实中的网络昵称“阿鱼”，他自视为人群里的一条鱼。或许李世成渴望打捞的，就是那些存活在池塘底部的“鱼”，经过时间的沉淀而闪闪发光。

总而言之，李世成的写作以日常生活为根基，融合了现实中易被人忽视的荒诞成分、人行于世必须忍受的孤独以及布依族的民族记忆。读者以文字为桥梁，触摸到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尽相同的梦幻世界。整部小说集的“实验”意味浓郁，需要读者有充分的耐心来品读，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文学实验是成功的，无论是对作者个人而言，还是对当下的写作而言，都是有价值的。期待李世成能在未来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字世界。